



乡村发展 三大基本问题

厉以宁：该书的这些观点或许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蔡溪◎著

体制问题

倡行政止于县 落实村民自治

土地问题

实行土地改革 厘清土地权属

差别问题

拆除分隔篱笆 统筹城乡发展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个好的研究成果，应当是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结晶……

ISBN 978-7-5115-0355-8



9 787511 503558 >

定价：2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乡村发展三大基本问题 / 蔡溪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15-0355-8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农村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中国②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5391 号

书 名: 中国乡村发展三大基本问题
作 者: 蔡 溪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朱 岩
封面设计: 殷 健 王宽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3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煤田地质局制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21 千字

印 张: 6.9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原名: 《中国乡村发展之困惑》)
2011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355-8

定 价: 28.00 元

序

厉以宁

我国至今仍是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的国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镇化的速度较慢，农村人口仍占着相当大的比重，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来则有扩大的趋势。如果没有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没有农民的富足，就不会有全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应该成为全民的共识，关心农业，关心农村，也应该成为社会的责任。蔡溪同志怀着振兴农村的使命感，抓住农村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周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计划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是国有企业体制，另一是城乡二元体制。应当认识到，20多年的改革，主要改革的是国有企业体制，而对城乡二元体制则没有实质上的触动。尽管我国的改革是从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始的，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实现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依然



存在，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只是略有松动而已。农村经济增长乏力，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增收艰难，农村基础设施滞后等状况表明，现在无论是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已经十分紧迫。

蔡溪同志的著述从当前乡村社会现实出发，进行深入的思考，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概括出乡村发展的三大基本问题，即乡村政权建设、乡村土地制度以及城乡统筹发展问题。他认为这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三大生命线”。这个说法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从现实情况看，乡村政治体制的内核主要就是乡村基层组织的民主化，乡村经济体制的内核主要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乡村社会体制的内核主要就是城乡协调、共同发展问题。在这里，土地制度尤其重要。乡村经济的基点是建立在土地权属之上的，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乡村经济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围绕土地进行的。

那么，下一步究竟怎样改革？要知道，当前乡村政权建设难以适应乡村治理的需要；当前乡村土地制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当前城乡关系固化、僵化，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乡村为什么发展滞后？恰恰来自这三个“难以适应”。蔡溪同志在本书中敏锐地诊断出“病灶”，对于我们

正确认识乡村形势，实行更加切合实际的政策是有帮助的。更值得重视的是，蔡溪同志不仅着力于理论上有所突破，而且着力于实践中的探索。针对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乡村土地制度、城乡统筹发展这三大问题，他提出要突出“治道之变”，突出“土地之变”，突出“结构之变”。具体来说，在乡村治理模式方面，大胆提出“政止于县、地方自治、民主授权”的思路，即强化县级调控，理顺乡镇施治，夯实村民自治，具体措施是撤销现行乡镇政府，实行“县政+乡派+村治”模式。在乡村土地制度方面，提出的思路是：虚置土地所有权，强化土地使用权，具体措施是对乡村土地实行“国家所有，永久使用”，赋予农民长久、独立、稳定的地权。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提出的思路是：彻底改革现行户口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制约乡村发展的政策障碍，促进乡村的大发展、大繁荣；建立城乡一致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普享“国民待遇”。这些思路和措施，有助于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深入讨论和有关土地制度方案研究的开展，或许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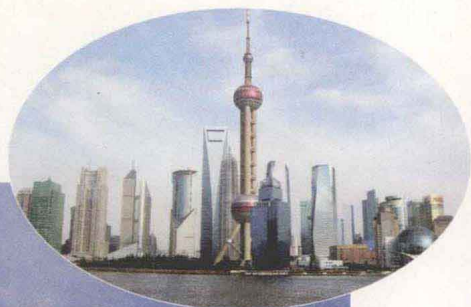
蔡溪同志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就是人民公社，以后又长期在地方党委、政府机关工作，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对乡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乡村发展的观察和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把这些思考和心得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形成了颇有见地的观点。

身处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我时常为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激动不已。在这样的背景下，必然要有一批有识之士不断探索、研究、呼吁。正是对探索精神的推崇，我欣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厉以宁：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



● 今日上海一景，西方人也惊叹：“这是上海?! 这是发展中国家?!”

乡村情怀

(一)

据说，近年有欧美发达国家的绅士飞临大上海时，惊呼：“这是上海？这是中国？这是发展中国家？”——简直难以置信。

又有报载，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来到中国西部乡村时，一脸的愕然：中国还这么贫穷、这么落后、这么愚昧！

这就是当今的中国！——城市堪比欧洲，乡村好似非洲！

多出过几次门的人不会不看到，中国的大都市一片繁华、辉煌，宏大的规模、雄伟的建筑、富丽的表饰，一点都不输给欧美发达国家，很难不让今天来到中国的西方贵客满口惊叹；中国的乡村冷清、杂乱，破旧的道路、无序的建筑、落后的设施，却又很难让人回到现实的境界中来。

中国的十三亿多人口，尚且有七亿多生活在乡村，城乡基础设施的状况，城乡居民生活的状况，一个达到现代化或者接近现代化，另一个呢，恕作者词穷，找不出一个相对应



的概念来表述。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一百余年，20 世纪中后期终于找到了自主图强的道路，下决心奋起直追，搞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决不仅指城市现代化，也就是说，占中国绝大部分面积和大多数人口的乡村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终究是一句空话。

人类当代发展的轨迹表明，城乡之间允许有差别，但是这个差别不能太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可以多少不同，但是生活质量应当相差无几。放任或无视这个差别拉得过大，而不引起应有的重视，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必然会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出其不意地跑冒出来，其后果不堪设想，城市的繁荣必然难以为继，富人的生活恐将难以安宁。中国人民近一个世纪浴血奋战、艰苦拼搏的成果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这一严峻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引发我们的思考。

(二)

我一直从事公务员工作，尽管我一直关注乡村，一直都在忧乡村而忧，但因为工作繁忙，从没想过出什么书。

直到 21 世纪初，莫名其妙病了一场，发烧头痛半个月，医师竟找不出原因来，吉凶难测，气氛很是紧张。躺在病床上，我想，如果吉星高照，赶走了牛鬼蛇神，我第一件最想做的事还是读书，考 MPA，怎么的，这辈子也要取得个硕士学位。

总算病愈出院了，尽管当时刚刚担负一个忙碌不堪的工作，压力很大，我还是毅然报考，拼命挤出时间复习，居然一举成功。

后来的硕士论文选题，就定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指导老师（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信息与管理学院院长谭跃进）听完我的提纲汇报，极善意地提醒说：你这个身份写这些观点合适么？——似乎有些敏感啊！

不久，有幸参与接待了厉老师（那是我第一次拜见厉以宁教授），茶余饭桌之间，我鼓起勇气向厉老师谈了包括这篇论文在内的中国乡村发展所谓三大基本问题。厉老师听得很仔细，颇有些兴致，给了我很大鼓励。

正是厉老的鼓励，我突然产生了整理出书的想法。厉老笑着说：“你写合适吗？政府秘书长……”

我说：“一片忧国忧民之心，相信今天的政治大环境；至于自己的所谓仕途，当无顾忌。”

“难得有这个决心！支持你！”厉老温暖的大手，让我更



加增添了勇气。

“到时能给我一点墨宝吗？”我灵机一动。

厉老当然知道是指写序：“好，看了样稿再说。”

——这本书的出版，特别感谢厉老，感谢谭跃进教授。

(三)

这本书的出版，还凝聚着我浓浓的乡村情怀——

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对乡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这特殊的感情，或许很大成分是因为我经历了那艰难的岁月。

小时候确实很苦。挨饿受冻是经常的事。每到冬季，碰上哪日下雨、下雪而无法“出工”，奶奶就把我们姊妹招呼坐到床上，用厚而硬的棉絮捂着——我们知道晚饭是没有吃的了——若干年以后，我才明白奶奶是为我们保存热量，不至于因为饥饿而更加寒冷，因为饥饿而半夜肚子痛醒。

一条粗棉土布夹裤，姐姐穿了几个冬，不够长了给我，我穿着不够长了又转给弟妹，打了多少补巴不足挂齿，能有一条这样的夹裤过冬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尽管坐在教室里，因为太冷而腿脚还是被冻得不得不使劲挤压或是敲打着地面。

这尚且不算。三伏天在白花花的太阳下搞“双抢”，赶几十华里路到远山去砍柴，鱼肚白的时候出门，日头落山的时候回来，那才叫艰难；寒冬腊月，冒着雨雪在地里干活，没

有正儿八经的雨具，那凄冷的雨雪钻进脖子里，整天整天地熬，这才叫困苦。

那年，我才十三岁，母亲要我去赶集，步行 20 多华里，肩挑 40 多斤糠去卖。下雨天的泥泞小路，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在集市，我的视线几乎不放过一个行人，期待和某个买主成交。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集市上的人差不多走光了，竟只有几个人问了问价格，我的糠还是原封不动，只好又用扁担串起，又肩挑行走几十里，又是冒着毛毛冷雨。回到家，母亲一脸的疑惑——怎么没有卖出去呀，我满是委屈——妈，您不是说每斤要一分五厘吗？最多的只肯出一分四厘五呀！

我十五岁的时候，快上高中了，当时流行一种布面胶底松紧鞋。我大概很想买一双这样的鞋。于是跟随我姐来到一个偏远山区的亲戚家，因为他们这里的山上有一种小竹子，可以用来编织竹篮。来回 70 多华里山路，总共三天时间，三人一铺借住了两晚，我砍回来 30 多斤毛竹。再等来一个赶集日挑到墟上，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总算卖了一元七角钱。不够呀，一双松紧鞋要两元两毛钱！我七十岁的奶奶闪着泪花，从她纺棉花挣来的积蓄中，拿出五角钱塞给我，成就了我一双松紧鞋的梦想。

身在苦中不知苦。直到后来恢复高考，我有幸中榜，走出那个封闭的小山村时，才慢慢觉悟到，那种日子多苦呀！



一方面回想起都感到后怕，另一方面却暗自庆幸，总算是告别了那种境地。再后来却又感到那段时光特别的珍贵——人一生能有一段艰辛的经历却又顺利闯了过来，那才是痛并快乐着的事。

所以，我多么热爱我的家乡，那个至今还不富裕的小山村；

所以，我总在谋求各种努力，做梦都想改变家乡那落后的面貌；

所以，我特别热衷于思考——怎样才能让广袤的乡村大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怎样才能实现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最终打破二元经济结构；怎样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大同，永久的和谐。

蔡 溪

2010年10月于湖南省株洲市